

五年岁月 五年祝福

□郭文斌

让人觉得作为中国人，真是自豪，真是幸福。

文化自信，让中华民族生机勃勃，也让我这五年过得既紧张又充实。五年中，每有大文化政策出台，我都第一时间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回应，这些文章，结集为《祝福》出版。

五年中，我抽空把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的精装文集作了修订，补充了近五年发表的作品，交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仍以精装文集的形式，算是对35年创作的小结。五年来，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农历》、散文集《守岁》《中国之中》《还乡》、随笔集《寻找安祥》《醒来》《郭文斌解读弟子规》、短篇《吉祥如意》等。这五年，仍然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节目今年进入第八年，内容为乡村振兴，和八年前播

出的第一季对照来看，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这五年，我尝试把文学“广义化”，探索从降低抑郁率、离婚率、犯罪率等小切口来关注社会问题，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得到了自治区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寻找安祥小课堂”被评为宁夏全民终身学习先进单位，受益者口耳相传。

这五年，和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文化教育研究院合作，探索如何把教育整体化、审美化，如何让文学和教育深度对接，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认可，在一些省区实践，效果让人欣喜。

这五年，宁夏、银川的领导给了我生活和工作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让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手忙脚乱”的岁月，并且如愿实现了“转股”。

这五年，我草草写完了长篇《农历》的姊妹篇，塑造了一个“一减到

底”的人物，他能把送的东西统统送人，把能让的位置统统让人，活在一中“看破的糊涂、清醒的睡着、放下的拿起、给予的获得、无为的有为”里。最后，生命中只剩下奉献。

这五年，最让我痛心的是，父母大人离开了我。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我只能每天睡在父母睡过的床铺上，重温他们的味道。最让我幸福的是陪着我的“小心肝”长大，给他读书，教他写字，牵着他的手上学……一想到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就不能老，也不敢老。但身体确实透支得厉害。有学生特意总结出了“保命八法”：不生气，保睡眠，常运动，晒太阳，小米粥，黄精茶，勤泡脚，时艾灸。我给他们保证：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要把寿命延长，只有如此，才能把奉献延长，把幸福延长。而作为记录、书写、讴歌这个时代的作家，更应如此。



□赵德发

1996年以来，我已经参加了五次作代会。2016年九代会召开时，正是我刚刚办理退休手续之际。五年来，我感受时代脉搏，目睹社会巨变，保持着创作激情，笔耕不辍。

我出生于农村，初学写作也是从农村题材入手。乡亲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并转化为创作上的强大动力。我曾写“农民三部曲”《缠卷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等长篇小说反映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变迁，记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渐趋消失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以后又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我了解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所经历的苦难，小时候亲历过饥饿与贫困，所以我看见广大乡村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富变美时，当父老乡亲发自肺腑地向我表达内心喜悦时，我真是感慨万千。五年来，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不同风格的乡村新貌，共同标准上的生命质量提升，都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让中国有了怎样的深刻改变。

因此，2018年年初《人民文学》向我约稿，让我写一部反映新时代的长篇小说，我就答应下来，投入创作。时代样貌早已熟悉，生活积累相对充足，再去沂蒙山区和日照沿海深入采访多次，一个叫作嵯峨的海边小镇，一位叫作吴小蒿的女镇长，在我心目中渐渐清晰并丰满起来。山景景色，时代风云，乡村振兴的画卷，历史进程中的人物命运，都汇集交融到一起，成为一部叫作《经山海》的长篇小说。作品问世后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奖，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和中国作协“纪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登上第四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9)，并被改编为电视剧《经山海》在央视一套播出。

五年来，我还创作了两部长篇纪实文学。一部是《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从个人经历入手，纪录一个时代的乡村教育状况；一部是《学海之鲸》，应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之约，为朱德发先生作传。

今年春天出版访谈录《从山岭到海洋》，从中可以看到我40年来的创作历程和艺术追求。正如书名所展示的，我从鲁南山地到黄海之滨，生活与创作都堪称经山海。30年来在日照观海听涛，我的作品也渐渐染上了蓝调子。2016年问世的长篇小说《人类世》与2019年问世的《经山海》，讲述的都是海边的故事。中篇纪实文学《晃晃悠悠船老大》则梳理了由辉煌走向没落的渔业历史。从去年开始，我大量读书，多次采访渔民，想写一部反映百年渔业史、航运史的长篇小说。今年春天动笔，写了一部分，山东文艺出版社又约我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我便调整计划，先写这部《黄海传》，讲述惊心动魄的黄海故事，表达我对海洋的感受与思考。

大化有四，我今进三。虽然已经66岁，但我目前还没有搁笔的念头，身体走向衰老，写作劲头尚在。主要原因是时代给予了我太多感动，人生阅历让我有了太多感想，所处的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又赐予我太多的素材与灵感，催逼着我去记录、去表现；再就是，一些高龄前辈作家依然在文学征途上奋力领跑，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让我们的脚步难以停止。

第十次作代会即将召开，这将是文学界的又一次盛会。八方文朋聚，一起论丰年。大家回顾五年来中国的辉煌成就和中国文学的丰硕成果，必将进一步焕发创作热情，为这个伟大时代奉献更多的精品佳作。就我本人而言，未来几年争取完成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和那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中国海洋文学的丰富与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家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宝藏

□凡一平

能够连续三次出席作代会，是我作为作家的荣幸。我来自祖国南疆广西的壮族山乡，每次来到首都北京，都能感受到各民族亲如一家的热忱和认同。每出席一次作代会，必受一次鼓舞，创作也更上一层楼。尤其能出席十代会，我更是抱有期待，期待新时代文艺思想融入我的血液，如影随形与我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回到人民中去，回到我创作的根据地——

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二级公路的对岸，有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就是上岭。

村庄依山傍水，钟灵毓秀，居住樊、黄、韦、谭、潘等姓人家，以壮族居多。世代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一家有难，八方来助，每有喜事，全民同乐。生产得天独厚，牛壮羊肥，鱼虾鲜美。村风清静和畅，人格慈善智慧。鸡鸣狗盗罕见，百岁寿者常有。

小学位于村中，已七十年。花红叶绿，桃李满天。山河代有秀士出，鲜有官员高贾，多是博士教授。诵读传家，蔚然成风。

码头下游三公里，新有八甫大桥，可达上岭。天堑变通途，梦想照进现实。忆昔抚今，感慨万千。

村子故事多，有苦也有乐，看似一幅画，听来像首歌。远在他乡为异客，魂牵梦萦是上岭。

上文是我写的《上岭村记》，它已刻在上岭村河对岸入口的一块巨石上，像粘在玉米馍上的一窝蚂蚁，或像跃出水面亮相的一群鱼，展示着我对我家乡人民的关注和热忱。

上岭，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更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宝藏。



的源泉和宝藏。

2016年以来，我接连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如《上岭村编年史》《蝉声唱》《四季书》《顶牛爷百岁史》《我们的师傅》等。这些作品全部是关于我家上岭的书写，作品中的故事基本发生在我家乡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父老乡亲的真实写照，他们中有我的父亲、叔伯、同学和师傅，有的已经去世。无论去世还是活着，他们都像一口水井，不断涌出清泉，让我汲取，还像丰富珍稀的宝藏，供我挖掘。比如仍然活着的顶牛爷，我去年将他的写进长篇小说《顶牛爷百岁史》时是100岁，今年已经101

岁了。他是我的堂伯，是上岭村形单影只的男人，却是有情义的男人、最长寿的男人。他活着是一个奇迹、一个谜，他身材矮小却顶天立地，他默默无闻却高洁善良、侠骨柔情……他这样的男人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多，小小的上岭村却有一个。我决定探求顶牛爷百年人生的经历，解开他的长寿之谜。于是，我用酒、用烟、用肉，更用我的真诚，从顶牛爷和其他人嘴里，套出了顶牛爷一个又一个生动精彩的故事。在我写作的时候，我仿佛游进了他的生命长河，并解开了他所有的悬念。如今，《顶牛爷百岁史》刚刚出版，我还没来得及带上岭，读给顶牛爷听。但他一定能等到我回去，因为他仍然耳聪目明，硬朗如牛。

数年来，我每年都回上岭，那不仅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宝藏，还是我的生命的根，是我底气和元气的所在。无论创作还是生活，我都需要回到那里打气和补气，否则我就会感到枯竭和萎靡。的确，我如今的创作，不写上岭，我不知道写什么。体验生活，不去上岭，我不知道去哪里。

其实，我曾经疏离过上岭。在我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进入都市之后，我忘乎所以，把上岭置之脑后。无论创作还是生活，我都沉浸在对都市灯红酒绿的描述和享受中，不能自拔，尽管我对之多有批判，但仍然舍不得放弃和转向。我总感觉我的作品不接地气、没有根骨，常常有悲愤、沉沦和冷酷，而没有悲悯、救赎和温暖，直到数年前我开始重回上岭，我的创作才获得了我过去所缺乏的东西，我的人生也变得充实和从容。我回上岭，是回去，也是回来。

用汉语锻造一种精神语言

□陈培浩

第十次作代会召开在即，作为与会代表，与有荣焉，内心也有很多感慨。可以说，作代会勾连着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之前的九次作代会，也联结着中国当代文学72年的文采风流。

过去五年，我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现代诗歌教育工作。但我并未将文学批评和现代诗歌当作工作，我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内在的需求。过去几年中，有件事我常会想起，它跟诗（也包括广义的文学）对我们生命的意义相关。

2020年10月，在桂林参加一次文学活动时见到了一位盲诗人。我很喜欢他演唱的民谣，从前我只是喜欢他诗歌中那种质朴而野生的经验刺破生活的力量，喜欢他通过歌曲传递的愤怒和沧桑。这次接触，让我对他作为吟诗人的诗性姿态有了更深领悟。当天，他和大家一起游漓江、爬阳朔相公山。助手陪着他，爱犬引领他，我们从相公山下下来，导游犬在前面引路，助手挽着手握拐杖的诗人，他、助手和回头望主人的导游犬，脸上都洋溢着欢喜。这个场面被有心的朋友用相机捕捉下来了，让我十分感慨。

在漓江游船的甲板上看到这位盲诗人，我内心就生出了好奇：一个看不见的人，他所感受到的世界跟能看见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不能用看来跟世界建立联系的诗人，他究竟如何感受这个世界？他必有自己的方式去触摸、感受和深入这个世界。如若不然，他何以要乐此不疲地游走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土地和山水之中去行吟与歌唱呢？相公山只有一百多米，却是漓江山水的最佳观景台。山虽不高，但阶梯陡峭，不少人爬到半山已气喘吁吁，更不乏中途放弃登顶的观者。我好奇的是，一个绝佳的观景台，对他的意义何在？当他和助手、爱犬从山道上下，满心欢喜，他究竟在欢喜什么？

我尝试去解释：因为他是诗人！



所谓诗人，就在于他成功建立了自身的语言秩序和心灵秩序，并充分地活在自己的秩序中。凡人总是活在世界所设定的语言体系和象征秩序中，认同这套秩序中的等级和价值，在他者眼光的投射下形成自我的精神镜像。世俗的价值坐标，为主体与世界设定了一种投资关系，身体就是每个人领到的第一笔原始启动资金。在一个由有视者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失明者领到的这笔启动资金可以说大部分是伪币，这宣告了他基本被这个投资型世界淘汰。可是，世间却有这位诗人！显然，他并不活在世俗的语言秩序中。谁说失明者不能游山水，谁说失明者不能观世界？当人们以为失明者已经被风景银行拒签时，诗人告诉我们，不需经由观看，他也能享受风景王国丰盈的馈赠。

作为诗人，他活在这套语言秩序之外，在他的语言体系和心灵秩序中，他赠世界以音乐和诗歌，他同样有能力从世界中回收饱满如谷穗的欢喜。

这件事也使我领悟到，作为真正的诗人、

艺术家，必须有能够领悟残缺的馈赠。他必须能够领悟到，残缺不仅是一种剥夺，也是一种打开。人，如果不愿认领某种有限性，就可能永远无法打开观看世界的某扇窗。

就写诗这件事而言，很多人正在成为心灵盲人的路上。而诗人正是感受到了身外之道对自我的凝视，正是在与存在的对视中校正了心灵的盲区，获得了自己的精神视力，由此成为诗人。我们听他的音乐，读他的诗，常感到他是多么心明眼亮呀。不妨说，诗人就是获得精神视力的人；诗人就是懂得领悟大道的凝视，懂得与存在对视的人。

老实说，在今天的时代从事文学工作，是不能没有焦虑的。对我来说，这种焦虑是文字在互联网时代的焦虑，是阅读相对于刷视频的焦虑。事实上，文字阅读和视频浏览不仅是两种不同的信息获取方式，更是两种不同的理解和靠近世界的方式。媒介重新定义和塑造了阅读者（如今越来越成为浏览者），当我们在刷短视频时，对一件事的注意力只有十几秒的时间。从属于不同时空的、不同性质的形形色色的视频内容涌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传播套路，它们快速流行，也快速衰朽，我们甚至想不起上一周抖音刚刚流行过什么。在碎片化的、速生速朽的传播中，人类幽微而辽阔的感受力、思考力正在被引向一片浮浅的海域。可这或许反过来更加确认了文学和阅读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成为碎片时代的文字守夜人。因为阅读不仅是一种信息的获取行为，更是一种精神栖息的活动，阅读塑造完整、深度的主体，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一种灿烂文明，也正是通过阅读这一行为得以代代传递。

念及此，便感到用汉语为我们的生命锻造一种精神语言，兹事体大，当郑重持之。忝列为作家，便想起《论语》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讲好新时代的青年故事

□庞羽

作为一名江苏作家，我是幸运的，因为江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孕育出了很多载入史册的优秀作家，生发出璀璨绚丽的文采光芒。作为一名“90后”作家，我深深感受到了成长的压力和重量，需要更多努力，才有能力加入“文学苏军”的合唱。对于这次十代会，我盼望已久，希望能领略各位文学前辈的翩翩风采，也希望和四海朋友们相聚一堂。我很荣幸能参加这场大会，也坚信这次大会将成为光荣而辉煌的盛会。

我的母校是南京大学，在那里，我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2016年，我参加了江苏省青创会，2018年参加了全国青创会，认识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们，开拓了眼界，也树立了下个阶段的目标。2017年，我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2018年出版两本短篇小说集，分别是译林出版社的《一只胳膊的拳击》和作家出版社的《我们驰骋的悲伤》。2019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协。今年我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分别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白猫一闪》和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如今，我成为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感到相当荣幸，这是一种荣誉，也是对我写作能力的肯定。

这五年，江苏省作协给了我很多成长的机会。我考入南京大学和江苏文学院合办的首届创意写作研究生班，先后参加了《钟山》全国青年作家年会、“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向迅庞羽专场、“联合文学课堂·90后：新的文学想象在生长——郑在欢、李唐、庞羽研讨会”等各种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步入文学之路这五年，我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钟山》《天涯》《大家》《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40万字，作品入选《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2016中国好小说》《21世纪短篇小说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7年短篇小说卷》等多家年选，获得了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



奖、第八届储吉旺文学奖等奖项。这些成果，离不开江苏省作协的栽培，也离不开文明开放的社会环境的支持，每一次的肯定，都给予我走下去的决心与力量。

时代和文学的洋流总会带我们去更多的地方，看到更广阔的风光。在各位师友的关怀下，我的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德文、俄文与韩文，并参加了很多国际交流活动。我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文学的理解与支持，对青年作家包容与鼓励的态度，文学的力量因此得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文学的园地里，我还是一棵小树，既然是小树，就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渴望和雄心。事实上，火热的时代给了我这棵小树和像我这样的小树很好的生长环境，我们青年作家应该做到胸中有大义，心中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讲好新时代的青年故事和中国故事，共同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高峰。

退而不休 笔耕不辍